

· 左岸译丛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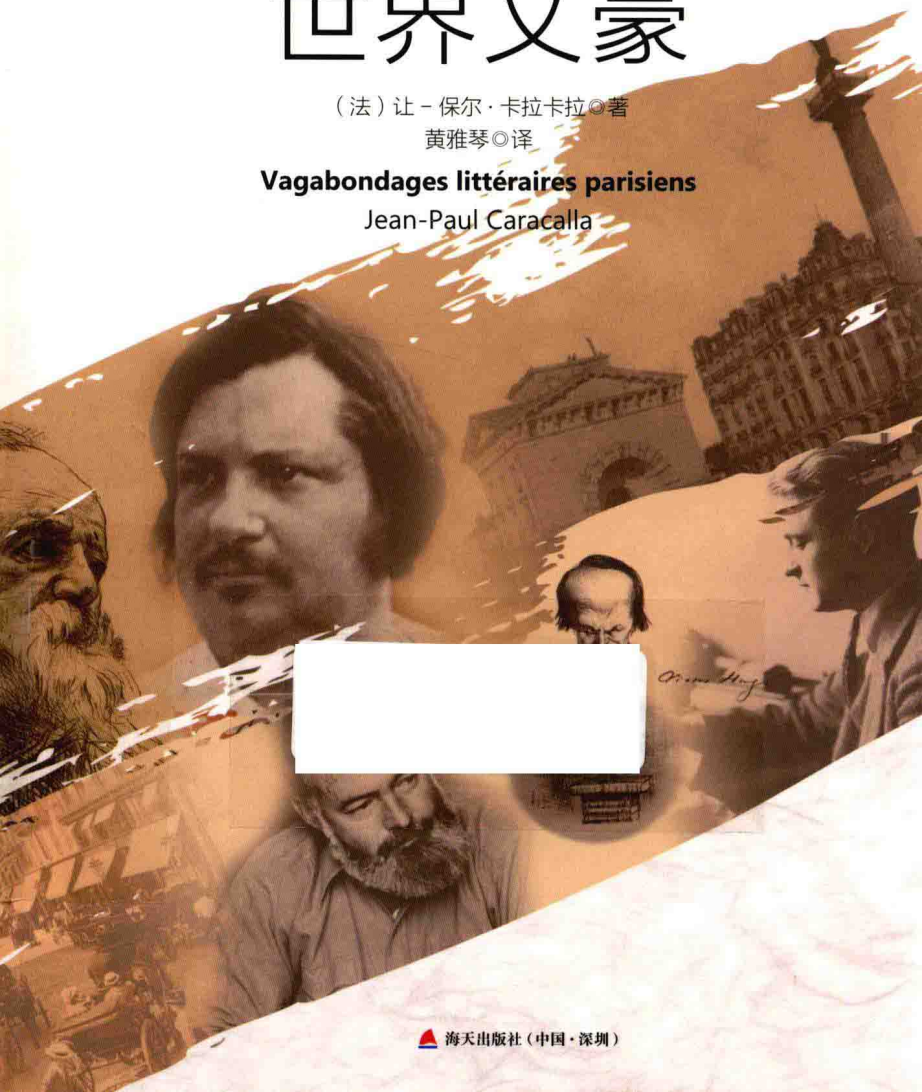
流浪巴黎 的 世界文豪

(法) 让-保尔·卡拉卡拉◎著

黄雅琴◎译

Vagabondages littéraires parisiens

Jean-Paul Caracalla

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· 左岸译丛 ·

流浪巴黎 的 世界文豪

(法) 让-保尔·卡拉卡拉◎著

黄雅琴◎译

Vagabondages littéraires parisiens

Jean-Paul Caracall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浪巴黎的世界文豪 / (法) 卡拉卡拉著 ; 黄雅琴译. — 深圳 : 海天出版社, 2016.1

(左岸译丛)

ISBN 978-7-5507-1532-5

I. ①流… II. ①卡… ②黄… III. ①文化史—法国
IV. ①K565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95939号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19-2013-169

Vagabondages littéraires parisiens

Jean-Paul Caracalla

© Éditions de La Table Ronde, 2003

流浪巴黎的世界文豪

LIULANG BALI DE SHIJIE WENHAO

出品人	聂雄前
责任编辑	胡小跃
责任校对	张 玫
责任技编	蔡梅琴
封面设计	蒙丹广告

出版发行	海天出版社
地 址	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	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	0755-83460293 (批发) 83460397 (邮购)
设计制作	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3133493
印 刷	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	6.75
字 数	100千字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6年1月第1次
定 价	32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序

给瓦莱里·拉尔博^①的建议……

“我给瓦莱里·拉尔博提了个建议”，保尔·莫朗^②写道，
“这位一丝不苟的游客想要逐区认识巴黎”：

在圣女日南斐法山^③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在蒙苏里公
园^④逛上一大圈，对巴黎念念不忘的朝圣者希望踏上
塞纳河左岸，或兜兜转转或蜿蜒而行，完成几次小小
的旅程。

“生活只能在巴黎，换个地方只是浑浑噩噩度日。”路
易·格勒塞^⑤，一个狡黠的作家，也是中学教师，他在穆兰、

①瓦莱里·拉尔博(1881~1957)，法国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。——译注

②保尔·莫朗(1888~1976)，法国作家、外交家、法兰西学院院士。——译注

③塞纳河左岸巴黎第5区的一座山丘。——译注

④巴黎南部第14区的一个开放式公园。——译注

⑤路易·格勒塞(1709~1777)，法国诗人和剧作家。——译注

图尔、鲁昂教书时百感无聊，也做过类似坦白，很想恐吓那些主张分散巴黎权力的人。热尔曼妮·德·斯达尔夫人^①自有其观点：在科佩^②感到日益虚弱的她结束欧洲之游后，匆匆赶回会考路，再次见到路旁亲爱的排水沟。

巴黎，“世上最高贵的装饰品”之一（蒙田语）；巴黎，在1944年8月的某天差点化为灰烬，只因为将欧洲拖入生灵涂炭的那个人下达了一个疯狂的命令，巴黎在它漫长的历史当中曾数次遇险。革命者的蹂躏，巴黎公社的大火，摧毁了无数辉煌的建筑物，但巴黎面对种种不幸仍然表现出了勇气和胆量。国家之魂，光之城市，启蒙之都，巴黎吹拂的精神将点燃最疯狂的激情，偶尔会悄悄孕育出一些长久不为伯乐所知的名著。

请跟随浪漫派小说家、艺术家和文化传播者；追寻漂泊者和闲逛者曾走过的大街小巷；到咖啡馆的露台上坐坐吧，那些移民还有无国籍人士曾在小圆桌上潦草地涂鸦；到19世纪盛行的文学晚宴听大家高谈阔论，充裕的红酒还有肉食的美味让人口若悬河，妙语连珠。

护送作家进入“他们的巴黎”，这是一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，一次迷人的首都漫步，跟随他们的巴黎路线，寻找小说人物的住所，我们往往将作者和笔下人物混为一谈。

① 斯达尔夫人（1766~1817），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。——译注

② 科佩是瑞士联邦西部法语区的沃州下设的一个镇。——译注

目 录

序 给瓦莱里·拉尔博的建议……	001
夏多布里昂的巴黎生活	001
巴黎人斯丹达尔	023
巴尔扎克和他的都市喜剧	039
维克多·雨果的房门钥匙	071
福楼拜的巴黎教育	093
阿尔丰斯·都德，一个生活在巴黎的有趣的尼姆人	101
追寻普鲁斯特的居所	125
行走在巴黎幽巷的莱昂-保尔·法尔格	137
布莱兹·桑德拉尔，巴黎的漂泊浪人	147
在巴黎的美国人	171
列日人的巴黎生活	189
参考书目	205

夏多布里昂的巴黎生活





夏多布里昂（D. 居斯蒂娜作）

从孔堡到巴黎

弗朗索瓦-勒内·德·夏多布里昂正在筹划他的首次巴黎之行。1786年8月，他离开孔堡，绕道雷恩，家中有亲戚提出可以为他找来交通工具前往首都：

我在最后一个城市下车，借住亲戚家。他高兴地通知我，有位相熟的夫人要去巴黎，马车上还多出一个位子，于是他说服夫人让我和她结伴同行。我面上应承下来，心里暗暗抱怨亲戚多管闲事。

写出《朗塞传》^①的作者那年18岁，这个布列塔尼青年不善交际，腼腆之极，看到女性就满脸通红，对大城市的风

① 夏多布里昂为西多修道会修士阿尔芒-让·勒·布蒂利埃·德·朗塞所作传记。——译注

土人情也一无所知。他在邮车上得到一个位子，踏上了巴黎之行，唯一的旅伴罗丝夫人是位服装设计师，轻佻随意的举止吓坏了青年人。夏多布里昂拙口笨腮，性格压抑，男女对坐于他而言就是一场煎熬，他没法和夫人相谈甚欢。夜幕降临之后，他胆战心惊地缩在邮车一角，直到巴黎都没吭过气。马车于清晨抵达目的地，罗丝夫人急着想要摆脱这个黄毛小子，把他安顿在槌球场路上的欧洲旅馆，那儿离胜利广场不远，现已无处可寻。

“我再也没见过罗丝夫人。”夏多布里昂半个世纪后写道，似乎略感遗憾；他隐隐有些失望，没能让这位女士知道他后来的变化，或许她会感到后悔，因为在1786年8月的某天，在从雷恩前往巴黎的路上，那位女士认定这人是个大傻帽。

夏多布里昂和同龄男孩比起来尤其傻气。他把自己关在欧洲旅馆四楼的房间里，焦虑得想立马返回布列塔尼。这个年轻人的不安让罗丝夫人动了恻隐之心，她根据在雷恩时得到



夏多布里昂和他的女友

的地址叫来了这个年轻人的哥哥。兄长以及表兄莫罗的到来终于让这个年轻人振作起精神。墩胖的莫罗表兄为人自命不凡，喜欢夸夸其谈，常年混迹赌场、前厅和沙龙。他立刻提出要带愣头青去某位贵妇府上，其贵族姓氏似乎能掩盖某些不太高贵的行径。年轻人又是一阵惶恐，兄长劝慰之后，认为更妥当的做法是把他带到在巴黎求医的姐姐吕西儿·德·法尔西那里去。

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莫罗表兄就来到旅馆，带他见识巴黎。弗朗索瓦-勒内逆来顺受地跟在他身后。事实上，这次散步也就是把皇宫周围几条脏兮兮的马路走了个遍。莫罗突然正经起来，告诫“乡巴佬”要小心点，在这个声名狼藉的街区散步会遇上各种危险。之后，为了给这天画上句号，两人上了馆子，粗劣的饭菜还有表兄无知的言语都让弗朗索瓦-勒内



《墓畔回忆录》插图

后悔不迭。此情此景让这位年轻的子爵顿生思乡之情，他宁愿幽居在孔堡城堡的塔楼上，孤独的岁月充盈着雨燕的飞翔和啼鸣。

夏多布里昂首次应征入伍是在康布雷的纳瓦尔团，之后他重返首都，经人引荐进入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宫廷。皇宫的奢靡让他手足无措：



梅里美在朱丽叶·雷卡米埃家里遇到了垂头丧气的夏多布里昂

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拖到了苦役船上，或者说即将面临死刑的判决。

除了槌球场路上的欧洲旅馆，夏多布里昂也不知道其他住处，他再次下榻在那里，每天的午饭就到兄长位于蒙马尔特壕沟路（蒙马尔特市郊路）的府上去解决。弟弟的笨拙让兄长深感狼狈，他下不了决心将其带入上流社会。弗朗索瓦-勒内渐渐养成了每天早上在驯马场骑马的习惯，之后的时间，他靠翻译《奥德赛》和色诺芬的《居鲁士传》来排遣寂寞。兄长问起他每天忙些什么，他答之无所事事。前者气不打一

处来，耸了耸肩，不再理他，认定这小子到死也只是籍籍无名之辈，对家族一无是处。夜晚来临后，弗朗索瓦-勒内淹没在街上的行人中，沿着码头踟蹰而行。他偶尔也会放开胆子，在巴黎歌剧院或法兰西喜剧院的包厢里看戏。夜深人静时，他苦涩地写道：“万千华夏之下，我没有一个朋友。^①”

巴黎艺术家的浮光掠影

1787年，弗朗索瓦-勒内和他的姐姐——朱莉和吕西儿，“三只最小的雏鸟”在巴黎租下一套公寓，就在圣德尼郊区的圣拉扎尔大楼^②，和兄长毗邻而居。

弗朗索瓦-勒内经姐姐朱莉介绍，认识了德利勒·德·萨勒^③——《自然哲学》、《原始社会哲学史》的作者，这位“狄德罗的效仿者”是他结识的第一个文人：

德利勒·德·萨勒为人正派、内心平庸，心胸宽广，任由岁月流逝；这位老人著作丰厚，不过都卖到国外去了，巴黎没人读他的书。

这段描述毫不客气，但当时的夏多布里昂可是把他视为

① 本章中引用的夏多布里昂的文章均出自《墓畔回忆录》。——原注

② 先前的麻风病医院后改建为监狱，位于圣安东尼郊区路107号，1940年拆毁。——原注

③ 德利勒·德·萨勒（1741~1816），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成员。——原注

不凡之辈。德利勒又向他引荐了卡尔邦·德·弗兰·代奥利维耶^①，“教养不够，不过是个聪明人，偶尔灵光乍现”，此人又给他介绍了路易·德·丰塔纳，后者邀请夏多布里昂去家里做客，还把他带到约瑟夫·儒贝尔那里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

弗兰住在马萨林路上，家里只给了他一笔微薄的年金，他靠借钱过日子。眼看议会休会期渐近，他抵押了自己萨瓦仆人的制服、两块手表、戒指和衬衣，付清欠债，跑到雷恩过上三个月。回到巴黎后，他用父亲给的钱把东西从典当行赎回来，又开始了新一轮生活，乐乐呵呵，左右逢源。

在三级会议^②召开的前两年，夏多布里昂努力想跻身巴黎文人圈。他写信给帕尔尼骑士^③，“法国唯一的哀歌诗人”，请求见上一面。这位“瘦高个儿、棕皮肤、深陷的双眼黝黑灵动的”诗人在克莱里路的家中接待了他，夏多布里昂和他结下了友谊，但之后又矢口否认，因为诗人成了“卑鄙的革命党人”。

① 艾玛纽埃尔-卡尔邦·德·弗兰·代奥利维耶（1757~1806），著有诗歌《伏尔泰》，他和丰塔纳合作创办了日报《调停人》。——原注

② 路易十六时期的三级会议是在1789年召开的。——译注

③ 埃瓦里斯特-德西雷·德·福尔热，帕尔尼子爵（1753~1814），情色诗人，优雅精致的风格可以被视为浪漫主义。——原注

他还遇见然格内^①，结识了尚福尔^②，夏多布里昂将后者与希腊智者相提并论。这位道德评论家因为支持革命，他后来也与之断了往来。

当时我在巴黎认识的那群文人当中，最焦虑不安的无疑是尚福尔；他脑子出了毛病，竟然成了雅各宾派，就因为有些人出身好，他就无法原谅他们。

夏多布里昂从没质疑过尚福尔的智慧 and 才华，却没能让他的著作流传后世。也别指望皮埃尔-路易·然格内，尚福尔的这位朋友后来将这位道德评论家风趣幽默、尖酸刻薄的警句集结成册，取名为《箴言集》。夏多布里昂对然格内的评价也好不到哪儿去：

然格内生存于世，靠的是剧本《聚尔梅的忏悔》带来的声誉，行文还算优美，他由此在内克尔先生的办公室得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；凭借这出剧本，他成功进入国库机关。谦卑如他，我们眼看着他攀附名人，傲气渐长。三级会议召开前夕，尚福尔让他为报纸随便写些文章和在俱乐部发表的演说：他变得傲慢了……从平庸到自大，从自大到愚蠢，从愚蠢到可笑，他作为一个

① 皮埃尔-路易·然格内(1748~1816)，记者、作家、诗人。——译注

② 尚福尔(1740~1794)，道德评论家。——译注

杰出文学家和评论家的日子就此终结。

幸亏有然格内的妻子给夏多布里昂家姐弟通风报信，告诉他们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将发生屠杀，危险迫在眉睫。然格内夫人在家中收容了他们，就在费鲁路尽头，离圣叙尔比斯教堂不远。

当我重读18世纪大多数作家的作品，他们发出的喧嚣，和我先前对他们的赞仰交织在一起，让我感到错乱。

夏多布里昂用尖刻的笔触刻画下了群像谱，其中同为流亡分子的路易·德·丰塔纳享受到了朋友一如既往的友情。



《墓畔回忆录》法文版书影

逆境之中愈发坚固的友情，绝不会在顺境中变得淡薄。

丰塔纳在《调停人》上发表的君主政体的观点和弗朗索瓦-勒内不谋而合。在他看来，丰塔纳和谢尼埃^①是古典文学的最后代表。顶着如此头衔的丰塔纳审慎地观察新生的浪漫主义，而夏多布里昂就是领军人物。读罢《纳切兹》和《阿达拉》最初的片段，丰塔纳目瞪口呆，“他懂得了一种他不会说的语言”，丰塔纳并没有攻击这位年轻的朋友，反而大度地向他提出明智的建议，比如散文的谐音、离题的危险，还有追随者生硬的模仿。最后，他鼓励夏多布里昂继续写作，才有了后来的《基督教真谛》。

重回过热的巴黎

1789年6月，夏多布里昂在雷恩参加完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后回到巴黎。他和两个姐姐一同住在黎塞留路上带家具出租的公寓内。

革命的狂热充斥首都的大街小巷，人们蜂拥上街。每一个路口都有聚拢的人群，过度兴奋的空气令众人疑惑。皇宫中，演说家向巴黎人民慷慨陈词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名叫卡

^① 路易·德·谢尼埃（1723~1796），路易十六的外交官，诗人安德烈·谢尼埃的父亲。——译注

米尔·德穆兰^①。

在夏多布里昂回到巴黎前的两个月，事态加速发展：4月27日，圣安东尼郊区路发生暴乱，一家印制平安夜画像的作坊被洗劫一空，起因是降薪谣言；5月5日，三级会议召开；6月17日，第三等级成立国民议会；6月20日发表《网球厅宣言》；6月23日，教士和贵族加入国民议会。

7月14日，夏多布里昂目睹了攻占巴士底狱的经过。义愤填膺的叙述绝不像法国历史教科书上写的这般光彩。6月22日，他透过黎塞留路上的公寓窗户，看见：

马拉的前辈各持一杆长矛顶着两个蓬头垢面的头颅，它们分别属于富隆先生和贝蒂埃先生^②。

10月6日，他跑到香榭丽舍大街上，看见国王的马车在长矛和刺刀组成的森林中前行。夏多布里昂记录下了这段动荡的岁月，用怨毒的言辞描写国民议会的辉煌胜利，面对无情的暴行，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。

风雨飘摇之下，巴黎的社交生活仍在继续。杜伊勒里公园的小径上“尽是娇艳女子”，皇宫则变成巨型监狱，塞满了

① 卡米尔·德穆兰（1760~1794），法国记者、政治家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。——译注

② 约瑟夫-弗朗索瓦·富隆（1717~1789），战争部副部长，负责“围城军队”的军需品供应。他因为“囤积粮食”被判死刑。路易·贝尼涅·贝蒂埃·德·索维尼，富隆的女婿和副手，沦为同样的下场。——原注